



丁玲戏剧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.. 130.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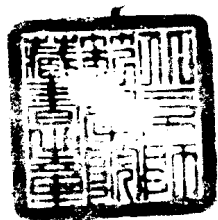
丁玲戏剧集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35310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935310

责任编辑：张洁

丁玲戏剧集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161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3/4 插页4

1983年4月第1版

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,000册

书号：8069·364

定价：(平)0.81元

(精)1.75元

出版说明

本选集共收丁玲同志创作的三个话剧剧本，一个电影文学剧本，五篇戏剧评论文章。《重逢》写于一九三七年，原载《七月》一九三七年第五期。《河内一郎》写于一九三八年，同年由生活书店出版。《窑工》，又名《“望乡台”畔》，写于一九四六年，原载《北方文化》第一卷第三期，是和逯斐、陈明集体创作的。《战斗的人们》写于一九五〇年，原载《人民文学》一九五一年第三卷第四期。以上剧本，这次出版前由作者校阅过，个别地方作了修订。

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



作 者 像

我与戏剧

(代序)

我出生在中国旧社会，幼年的生活和戏剧是无缘的。偶而看过一两次戏，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。第一次是在我一个堂表兄的家里做生日演堂会，这个表兄就是后来对古籍考证很有研究的专家余嘉锡先生。他的书法也很好，现在故宫午门城楼上“历史博物馆”几个大字就是他写的。那天看的戏一个叫《安安送米》，写一个小孩每天爬山给他的母亲送米。故事出在哪里，我不清楚。但是我很受感动，看时只想哭。第二个戏是两个花脸打仗，一个进，一个出，一个弄枪，一个使刀，我不知道是由于害怕，或是讨厌，忽然大哭起来，于是佣人就把我抱走了。那个印象，那种感情，一直印在我心上。我小时住在舅舅家里，舅舅家每年都有一个常客，在春节以前，或春节以后，就是冬末或初春时节，这位客人总要来住一阵。她是我一个堂表嫂，也就是余嘉锡的嫂嫂。她在这个家里，是一个清客，她很会逗趣，讨我舅妈的欢喜。她那时约五十来岁，就算一个老妇人了。她陪我舅妈打牌、谈天，讲一些张家⁹长、李家短。她爱喝酒，三杯酒下肚，就装疯卖傻，在堂屋里扭扭捏捏地唱一些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山歌小调，她的这些独唱晚会，使一家人都欢迎。我舅妈，我们小孩自不消说，就连奶妈、丫环、老妈子都围在厅子上笑，当差的二爷或厨房师傅

也悄悄躲在后厅欣赏。她的“节目”中，我最爱看的是“李白醉酒”。李白我是知道的，我学说话不久，就常常背母亲教我的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”可是，我不知道李白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最早知道他，便是从这位常客的“演出”里知道的。什么“斗酒诗百篇”、什么“读黑蛮书”、“高力士脱靴”……等等。她用她的三寸金莲走着儒雅的八字步，用带手钏的纤纤玉指，挥舞着鹅毛大笔，而且，“她”醉了，傲慢、潇洒，尽管她的两串耳环仍在她的颈部摇摇曳曳，我却真的把她那长得有点象猫脸的面孔忘记了，真以为“她”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，甚至比皇帝更伟大的那末一个大人物。我朦朦胧胧的爱上了一个伟大的诗人。七十年后，我写这段文字时，那位表嫂的丑陋的，为当时人所瞧不起的清客的形象，以及她表现的那大方儒雅、洗净了一切俗气的那副英雄、诗人的形象，都宛然仍在眼前。可能她的确有点艺术心灵，只是不得已，常常为了生活得优裕一点，或者为儿女而有求于人，就打诨、凑趣，博得一些人的青睐，她如果是一个男人，又生活在新社会，可能会是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咧。

一九二三年春天，我住在常德我母亲办的“文艺女校”里，有一次学校外面的一家老百姓家里失火，烧了很大一片房子，学校也遭了一点殃。街上百姓要演戏酬神，大概是向火神爷认罪，上供求保佑吧，就在那一片瓦砾的火场搭了一个临时的舞台，演的是汉剧。那时我快十九岁了，有了一点自由，同我的朋友王剑虹，搬了一条长凳放在人群中，站在长凳上，仔细地、有趣地欣赏从湖北来的一个汉剧班子。演出的是全本《王允巧施美人计》，扮演貂蝉的是一个男演员。我们两个都被他的演技迷住了。怎么这个貂蝉有那末多的面孔，因人而异，在王允面前是一个样，在吕布、董卓面前又是另外一副样子，而且貂蝉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

人啊！她怎么会是一个男子扮演的？他演得真比一个女人还女人。后来，我也看过一些演貂蝉的戏，有的是女演员扮演的，自然，也有演得好的，但那个汉剧男演员总是占在我的评比的首位。

一九二四年春天，我在上海大学旁听的时候，我同王剑虹常常设法买票去大舞台看梅兰芳的戏。我们买三元伍角钱一张的包厢票，坐在那左右前后都是花团锦簇、珠光宝气、油头粉面的时髦太太、姨太太们中间，我们穿着阴丹士林布的罩衫，坐在最好的座位上，满不在乎地欣赏着正处盛时的梅兰芳先生的风采，《洛神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游园惊梦》等。然而，我们最喜欢的是欧阳予倩先生的李师师。他演得那末妩媚、自然。他不是演仙女，不是演后妃，而是极平常的、娇美的女性。

抗战初期，我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时，同一些同志一道，尝试改良京剧（当时称平剧），为此，写过一篇《略谈改良平剧》。但其实我并不懂得平剧，也还没有真正喜爱这种艺术。真正对京剧发生兴趣是在延安。是延安平剧院的陶德康同志吸引了我，我常去中央大礼堂去看他演的周瑜、武松……以及他反串的《梅龙镇》中的风姐等。我不是内行，不懂音乐、唱腔和它的一切程式，我只是喜欢看“人”，看演员创造的人，我觉得陶德康演人演得正象我想象的那样，有时甚至比我想象的更象。我记得那年整风开始不久，我们天天学习文件，批判个人英雄主义。有一天去看陶德康演的石秀，简直把我们一群人都迷住了。回来路上就有人说：“一个星期的学习，简直白学了。现在脑子里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。”这时我还有机会看到一些民间的艺术表演，如民众剧团的李卜。他尽管老了，也不好看，但他的演出总是给了我许多喜悦。他演《张良卖布》，当他饰演的那个

女人把怀抱的孩子扔出去时，我总会把那个布娃娃（早就知道那是一个假的布娃娃）当做真的那样，心惊肉跳，因为他的演技，他表达的感情，使观众很自然的以为那是一个真娃娃。我曾经写过一篇《民间艺人李卜》，但可惜没有很好的把他的艺术方面写出来。

全国解放后，党的政策是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，对于我国传统戏曲，我有了更多的观摩机会。对地方的戏曲，各种各样的，我都喜欢，只要一有演出，我总希望看到。我所喜爱的剧目和演员就更多了，不象过去那样狭隘和孤陋寡闻了。一九五六年看川剧，我写过一篇《看川剧〈打红台〉》，对老艺人彭海清的表演艺术，表示了我的推崇。其实那时我所喜欢的，还有很多，只是我没有时间、精力去作研究和评论。总之，这些为远古，为普通人民所喜爱的艺术，对我来说不只是欣赏或娱乐，而且成了我写作的借鉴和养料。它本来就是教育人民的，我也受到了教育。

话剧开始给我的印象就好。我第一次看话剧是在一九二二年或二三年，是洪深先生回国后组织的一次演出：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。我只是一个青年学生，去得又晚，连一个座位都没有，就站在后边，而且是站在好些人的后边看的。我没有听全，也没有完全听懂，但这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是合乎我的理想的。但那时话剧并不发达，难得看一次。虽读过几本翻译的外国作家如王尔德、易卜生、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的剧本，觉得实在好，但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条件，使我不能对此有所追求。几十年来，我只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和戏剧爱好者，偶然写过几篇剧评，影评，实际仅是观后有感，表示了我的拥护与欢欣。

意外的是，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，中央军委组织

西北战地服务团，任命我为主任。西战团除了写通讯报导以外，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宣传演出，并且常常以话剧为主。这样我不能不参与选剧本、审查节目，或者动手写。那时我先后写了两个剧本：《重逢》与《河内一郎》。说实在话，这两个剧本的写作都不是我本人在生活中有什么灵感，也不是经过仔细酝酿、构思，精雕细刻出来的作品，而只是适应宣传工作的需要、完成戏剧组分配给我的一项写作任务。《重逢》在延安、山西、西安都上演过，后来发表在《七月》上。据一些读者来信，好象许多地方上演，效果还不错。方纪同志未到延安前，写信告诉我此剧被译成英文，在印度上演过，还在信内寄来了一份演出的说明书。《河内一郎》在创作时承在八路军敌工部工作的泽村利胜先生给过许多帮助。现在整理旧作，仍感到他当时的热情。可惜，因为时间太久，生活的波涛太激荡，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，无法和他联系了。在这里谨向他和他的亲友表示诚挚的问候与祝福。这个剧在西战团没有上演，剧本流传到国统区，有几个地方曾来信说演出过。这次重校时，觉得第一幕还勉强有点文学意味，第二、第三两幕实在缺乏生活，较公式而且乏味。

《窑工》一剧是一九四六年春在张家口完稿的。那时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，全面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。如何发动群众、组织群众、巩固胜利、巩固新区，这成为当时的严重课题。出于一种责任感，逯斐、陈明，我们三个，不顾长途行军后的疲劳，也不考虑人地的生疏，便赶到宣化，采访材料，匆匆写了此剧。原来还想一面投入排练，一面继续修改，后来因为有了更重要的任务，这一想法没有能实现。这次编辑，逯斐、陈明和我都重读了一遍，感到粗糙，人物概念化等毛病是很明

显的，想作些修改，一时也无从着手，便只好这样了。

抗美援朝时期，中央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同志计划约请文艺界的一些同志，各写一段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短的电影片段，组合成为一部影片。我遵命践约写了《战斗的人们》。但后来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，我也忘记了这篇。去年有热心的同志找到了这份短稿，我就把它放在这里作为纪念。

我第一次参加演戏，是在我从没有看过话剧之前，那是一九二二年冬天，我在上海青云路青云里上海大学当旁听生时候的事。那年新年，上大的女生决定演戏，同宿舍的一些上海小姐都很热心，来约我和王剑虹参加。我们原来同这些同学所学的科系不同，志趣不同，但我们支持她们热情，就参加了。开始，大家合作得很好，但一到分配角色就闹开别扭了，人人都想当主角，当不成主角也要当重要的配角，争来争去，最后还有两个丫环的角色谁也不肯当。这两个丫环的戏少，不象《西厢记》里的红娘那末重要。怎么办？演出可能要拆台了，于是，我和王剑虹就自愿当丫环。我还有几句台词，剑虹只是在台上站一会，走几步。我总算演过一次戏了。我们的朋友，瞿秋白、施存统、王一知等都看了这次演出，我们很高兴。

我第二次参加演出是一九三七年，西北战地服务团出发前在延安的一次汇报演出，节目中有一个是诗人张天虚同志写的剧本《王老爷》，内容是宣传全面抗战，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。剧中出现一个八路军的女宣传员，对富绅王老爷进行教育，戏剧组的同志们要我上台担任这个角色，大家都一致赞成；我推辞不掉，只好答应。排戏时要我排练，我以为只说那末几句话，到台上背一背，很容易，别的工作又忙，抽不出时间，我便说不排也罢。那天演出时，我仍穿我那一身灰军服，系皮带，打

裹腿，也没有怎么化妆，薄薄地在脸上涂了一点油彩。门帘一掀，我走上台。台下观众都是干部，平日都是熟人，出其不意地看见是我，都哄的笑了起来。我一眼瞥去，台下张张笑脸，我一下晕了。觉得脸上发烧，心跳得利害，好在我涂的油彩也是红色。演戏同演讲到底不一样。幸好那个饰王老爷的同志赶快走过来，迎着我，客客气气地讲话，我才定下神来，慢慢地走过去，分几次，把我的台词讲完。我的戏完了，这幕剧也完了，我回到后台一看，毛主席还站在台上侧幕旁边，从缝隙里看戏呢。原来毛主席来迟了，前门挤不进来，只好绕后台进来。过去开晚会，有一些剧团的熟人来迟了，常常就从后台进来，台上还演戏呢，他们从前台跳下去入座，影响观众看戏。这次西战团建立舞台新秩序，规定节目进行中不能在前台上下，后台工作人员向毛主席解释了一下，毛主席就站在侧幕旁边等这一幕演完才跳下舞台。我一进后台，他便对我笑道：“啊，丁玲也上台演戏了，好呀！”我听了好惭愧。后来西战团在乡下，我还上过一次，那时就比较自由了，舒展多了。

一九六〇年底，我在北大荒汤原农场当文化教员的时候，过年，畜牧队要演节目，根据畜牧队的力量，决定排演歌剧《刘三姐》中《对歌》的一场。我们有剧本但没有曲谱，孵化室的工人邓明春就从收音机里边听、边学、边记谱。我们请小学校的杨校长用手风琴伴奏。演员全是本队的干部和工人。但是谁当导演呢？因为我有幸在北京看过一次演出，便决定由我导演。我一节一节向演员们解说对角色的理解、情绪的掌握、场面的安排。对于我，最困难的是不会唱歌，不懂舞蹈，而这是歌剧，舞蹈性又很强。那位饰演刘三姐的山东姑娘孙素英总要我每一句的歌唱、身段、手、足怎么动，脸该怎么表情，一

定还要我示范。好在演员虽是第一次上台，但戏剧、电影都看过很多，特别是热情很高，排练耐心。我又动员陈明来帮忙，他比我多一点实践经验。《刘三姐》的上演，畜牧队的文娱工作也得到场部领导和职工群众的好评。这事虽小，对我，对当时的那伙年青人的印象却很深。许多年后，一九八一年的夏天，我重返北大荒，这群年青人，已经当了父亲、母亲，还有的抱了孙子，大家重相见，都有说不完的旧话，对这一段往事，都津津乐道，这真是可纪念的美好的一页啊！

今后，我再写剧本、做演员、当导演，大概都是幻想中的事了，这次承戏剧出版社把四个剧本和我写的有关戏剧方面的五篇文章，收集刊印，可以作为我在戏剧方面工作和学习的一个小结。今后我仍将当一个热心的观众，为那些有成就的，有贡献的，老的和新的戏剧工作者鼓掌叫好，向他们学习，写点东西，以充实我的战斗的晚年。

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北京寓所

目 次

我与戏剧(代序)	(1)
重 逢(独幕话剧)	(1)
河内一郎(三幕话剧)	(23)
第一幕	(27)
第二幕	(43)
第三幕	(57)
后 记	(71)
战斗的人们(电影短片文学剧本)	(73)
窑 工(三幕话剧)	丁 玲 逯 斐 陈 明 (93)
第一幕	(96)
第二幕	(117)
第三幕	(134)
不能从形式出发	(165)
生活、思想与人物	(168)
看川剧《打红台》	(189)
赞《陈毅市长》	(196)
《杜烽剧作选》序	(202)

重 逢

(独 幕 话 剧)

人 物 白 兰——女青年，抗日军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员。
张大山——男青年，抗日军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员。
王光仁——男青年，抗日军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员。
齐 新——男，三十余岁，抗日军中政治部地方工作人员。

山 本——日本人，日本军第七十五团特务部队长。
马达明——二十五六岁，特务机关中之情报科长，白兰之爱人，但已一年余没有见面。

士兵(日本人)甲、乙、丙。

地 点 一个刚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的小城。

时 间 抗战中。

布 景 陋而简之日本特科密室，为普通内地旅舍之类，墙壁阴暗，一处悬黑布，使室中之空气特别恐怖。台上左后有一小门，门前斜置一旧板床。右前方一门通走廊。室中偏右上方置一方桌，桌上燃有一小烛。

〔幕启：白兰静睡在床上，半分钟后起身环顾室中，在室中来回踱步作焦思状，又走至桌前望灯，拍桌，愤怒不可忍耐。〕